

与前年得奖的格罗丽克相比,安妮·埃尔诺显然离我更远。这是从文学角度说的。而从生活角度来说,她又离我很近。看起来就是这么矛盾,但是事实如此。正如初读格罗丽克的时候,我几乎忽视了她是诗人而沉浸于她所绘制的细节之中,而读埃尔诺的时候则不然,我几乎处处觉得这个法国作家既熟悉又陌生。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埃尔诺的书写重心都是女性的缘故。当然女性是理解埃尔诺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比如“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的主流女性观念,就让我羡慕不已。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埃尔诺的写作几乎全部来自她的个人经历。这有点类似日本的私小说,但是又非常不同。自传性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对于某些具有文学抱负的作家来说,是缺乏文学挑战的代名词,但是对另外一些作家来说却是勇气的化身,虽然后者的拥趸远远少于前者。对准自己的惨痛体验或者记忆下刀,读者想想大概就能明白这里的艰难。而埃尔诺从这种自传性或者说个人性的叙述之中竟然能够发现“集体记忆”也就是普遍性,就不能不让人敛容沉思。

埃尔诺的小说是从叙述入手的,与某些女性作家完全沉溺于内心戏的纠缠之中大不相同。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埃尔诺描述的方式在脑海里一一复原相应画面,看到那些她想让我们看到的東西。埃尔诺的直率或者真实达到了赤裸裸毫不遮掩的程度,而这是不少文学同行达不到的。这是勇气,但更是能力。直率是需要能力的。比如小说《悠悠岁月》中有一句话,“荣誉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幸福的辉煌葬礼”。去年金狮奖电影《正发生》是根据埃尔诺另外一部自传性小说改编的,其中堕胎女孩安妮的压力之一就是来自这种所谓的荣誉。她说:“什么是结婚?一个已经订婚的笨蛋”,这句话让我想起塞西

尔·戴-刘易斯的诗:“两人的结婚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人的失踪,隐没,由于受了伤或自愿退位……”(查良铮译)婚姻如此,家庭更是难逃其批评之鞭。埃尔诺在小说《位置》(郭玉梅译)里说得明确,“我们一家人之间的交流除了吵嚷之外,没有别的方式”。挺糟糕的,但是比起“除了棍棒之外”还是和平的。埃尔诺对父亲这个男性还挺善良的,“我父亲属于那种单纯的人,或者说是谦虚的人,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是个好人。”

真正的理解难度是文化差异与社会差异。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相似性方面,哪怕那些相似性微弱而又隐秘。我们确实也靠自己,只不过有时严重缺乏逻辑性,不像《正发生》里的安妮头脑那么清晰,“我得了一种专门攻击女性的病,一种把女性变成家庭主妇的病”。厉害。一位女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照样可以施行“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观念,而且是在时代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下,真的了不起。

与《位置》相比,我更喜欢《一个女人》。这是埃尔诺回忆母亲的一本书。作家的本性有时会超越女性。埃母之善可陈,但是几个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她非常粗暴”,“她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的女人。”理解父母就是理解自己的人生,而理解母亲还有其他意味,不管她一会儿是好母亲还是一会儿又是坏母亲。埃尔诺写母亲的死,“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也许这也是爱吧。复杂是生活造成的,不是修辞语文造成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成为一个好作家。单纯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生活的复杂性。埃尔诺在小说《耻辱》中说,“让人更不能忍受的耻辱是当你认为只有你一个人才能觉得到的耻辱”。个人的耻辱,永远不想提及的尴尬时刻,在成长过程中分外刺眼和具有力量。埃尔诺视野宽阔。她

金秋十月,出了名的有丹桂飘香,不出名的木槿也飘香。与三两友人在郊外秋游,这里有好几户农家小院,木槿花开正热烈。木槿的花期一般在6至10月,按理说已近荼靡。然而木槿认为自己正当花盛,完全没有收官的意思。植物的兴衰不以人类的“按理”,而是以季节的指令,季节的指令便是天意,便是大自然,人类常常通过研究植物来解密“天意”。木槿也是篱笆花,紫色的红,在篱笆和枝叶中伸头探脑,显得喜气热络,有浓浓的烟火气,农村温馨美图中总有一款篱笆与木槿。印象中,开在篱笆墙上的花似乎有一种“贱贱”的卑微。而事实上这种“贱贱”

是人们赋予它的,它盛开的时候那么兴高采烈,一点也不卑微。农户家里的狗是看家的,篱笆应该是护院的,而木槿就是美丽的护院花墙。影视剧里若是出现木槿盛开的篱笆墙,通常会走出一位美丽的农家姑娘,通常会有爱情故事的发生,而木槿的花语正是象征着永恒的爱。这里的农户小院有好几家在经营农家餐馆,我们浪漫一记,不问哪家菜肴可口,而是专挑木槿花开得好看的人家。有一户农家篱笆墙上的木槿开得轰轰烈烈,墙里墙外,欣欣然。颇有“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精气

《小小的晚霞》是一篇生活化的散文随笔,读完之后感觉又有点像小说,味道就像文中提到的日本清酒“菊正宗”一样有后劲儿。铁凝在这篇文章中娓娓道来几件旧事,最后引出来自《小小的晚霞》这首歌。从这首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年代里人们的生活经历以及心中挥之不去的复杂而微妙的民族感情。

这篇小文并不长,但跨越了好几个年代,十分发人沉思。铁凝以生活化的笔触,写她在家中接待日本学者池泽一家时,曾忆起的一段十年前的聚会往事。当时来铁凝家做客的日本友人在品尝到了地道的日本清酒后,不由陶醉感叹,情之所至,竟流泪唱起思乡的歌来。铁凝的父亲铁扬老先生听到这首歌曲,却想起了他的一段少年往事:在1942年的冀中抗日敌后战场上,村子里驻扎着一支日本军队,这些日本兵每天都要头戴钢盔,荷枪排队,右手高抬,踩踏着脚下的黄土,口中大吼着唱歌。这支从他们口中唱出来的歌像一挥之不去的阴影留在铁扬的记忆里,当年在日军扫荡进村时,他曾做过人质,还差点儿被抛入已燃烧的地道里。铁扬一直不知道日本兵当时唱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像个疑团,碍于友睦情面一时也没有解开。多年以后,留在铁扬心里的这个问题才

终于有了答案——它就是日本童谣《小小的晚霞》,歌词如下:晚霞啊晚霞,天黑了/山上寺庙的钟声响了/手拉着手都回家吧就像乌鸦归巢一样。/孩子们回家了,月亮出来了/小鸟做梦的时候,亮晶晶的星星闪耀了。

当儿歌四四拍的舒缓节奏被日本侵略军改成进行曲速度后,一首本来优美抒情的儿歌充满了粗鲁的杀气。多年后铁扬与日本友人重聚,提到这首歌时难免不安,好在主宾间的坦诚消除了国民间的紧张情绪,日本友人主动提出以《小小的晚霞》的本来节奏重唱这首歌以消除隔阂。歌词被重新改编为:晚霞啊晚霞,天也不黑/山上寺庙的钟声也不响/战争怎么也没有完?/乌鸦也没有家可归。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大人们合唱这首《小小的晚霞》时,在场的14岁日本少年并没有跟唱。在日本青少年的内心,他们对发生在20世纪的那场侵略战争一无所知。铁凝的笔触最后又回到这首《小小的晚霞》,她相信歌曲存在的价值是永恒的。文章至此结束。

我把这篇余味深长的美文发给《河北音乐教育》主编王为民,

我以为将这篇《小小的晚霞》用在音乐小说栏目里再好不过了!王老师收到后也很感慨,随后他发来一张铅笔素描画,说从自己小山般的画册中找了两个小时,没想到还真找到了!

王为民老师找到的,是一张他作于1964年的铅笔素描画。画面上是一个身着圆领布拉吉的

一片“小小的晚霞”

小女孩,她的头发乌黑,面乌清秀,微微低着头,脚穿平底凉鞋,双腿紧贴小马甲,在专心致志地叠手绢。画的下方还有一行钢笔写注释的小字:铁凝童年。这张画有半个多世纪了!画面右上方的铅笔字依稀可分辨得见1964年7月12日。那时铁凝才七岁,王为民刚上天津音乐学院附中,他父亲王玉西是著名作曲家。王为民爱好广泛,曾跟铁扬学过绘画,当时铁扬是省歌舞剧团的舞台美术师。

1964年7月的一个傍晚,小伙伴们在嬉闹玩耍,唯有一个小姑娘安静地坐在一处。只见她端正正地坐在马扎上,慢慢铺开心爱的白手绢,灵巧地折过来又叠过去,玩着不同的花样。旁边的小民看到这一幕,就地展开画纸,开始勾勒线条画了起来。小民当时学绘画的时间不长,但作

为一幅人物素描,将童年铁凝的专注神态栩栩如生地素描下来,不失为一幅珍贵之作。

王老师接着说,后来我学了国画,铁凝爸爸画的是油画,所以就再跟他学画。现为燕赵书画院院长的王老师不无遗憾。

铁凝看过您给她画的这幅素描吗?我问。当时画完应该给她看过了,具体细节记不得了,铁凝也可能早忘了我画过她了吧!王老师笑着说,铁凝主席是我们河北文坛的骄傲,这幅画我要好好收藏着;铁凝那篇《小小的晚霞》写得大有深意,让我不由想起过去的岁月,一晃半个多世纪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总是留在记忆里,让人难忘啊!

端详着这幅1964年的铅笔素描,我不由陷于沉思:音乐能抒发人的情绪,它随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变化着;绘画定格情景瞬间,它会随着岁月的留痕越来越珍贵;而连贯起音乐与绘画的是文字,就像《小小的晚霞》这样一篇短短的随笔,它囊括了历史变迁与民族自尊,给人以深长的忧思同感怀,同时又它旁逸斜出,意外分彙重现出埋藏在时间深处的童年画面,所以,这片“小小的晚霞”才显得特别美好,特别动人。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安妮·埃尔诺

桑克



潘必正被逼应试 陈妙常赴江诉情 秋江 (设色纸本) 朱刚

对六十年代的描述当然带有历史性。“七月初,从一个火车站乘公共汽车穿越巴黎到另一个火车站去的外省人,感觉到脚下的铺路石恢复了原位,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街市依旧太平的岁月就是如此悠悠。突然发现吴岳添先生的译名《悠悠岁月》别有意味。“我们不敢指望,我们

为之惊叹,这是冬季的一九六八年五月,我们一下子返老还童了。”如果一九六八年返老还童的埃尔诺们骑着自行车在我们这里游荡,也许还能看到不少不必返老还童的“童”。一九六八年,我这个“童”只有一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是的,一切并不单纯。埃尔诺在女性主题之

当小c提议去爬大菩萨岭,我起初不太起劲。我说,对我们云南人来说,山就在那里,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用特意去爬它。

我以前念的中学就有山,且有名字,叫文笔峰,顶上有座小小的实心塔,文笔塔。树木之间被一代代学生踩出了好走的路,慢慢走的话十分钟,冲刺的话六七分钟就能到顶。山位于城东,在顶上可俯瞰全镇。

整个县城是一座坝子(盆地),文笔峰这种近城的小山其实只能算丘陵,真正的山伫立在地平线的那头,由于光线折射,山影是一种比天空深的蓝色。老君山,太极顶,听名字就知道山不低,有些山林被划作自然保护区,植被繁

外表达了更多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把《悠悠岁月》看成一本《世界简史》,“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的某些东西”。但是女性始终都是埃尔诺的核心,这点不会忘的,因为它时刻都在提醒你。

大菩萨岭

默音

茂,还有野生动物出没。生物课采集标本,去了一处叫大风菁的山谷,见识到各种蕨类,有蛇出没的野生花椒树,我和几个好友避开大部分同学,想采点特别的植物,差点从悬崖摔下,那是山给我留下的最严苛的记忆。多年后我写了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月光花》,与当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日本百座名山之一的大菩萨岭位于山梨县,标高2057米,拥有较为成熟的登山路线,也就是说,用不着从山脚攀登。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到甲斐大和,换乘大巴到登山口。可能因为前几天下雨刚转晴,登山客不少,大巴连加座都用上了。车上的乘客全是登山打扮,户外衣裤、登山鞋、背包和登山杖。

我们也带了朋友送的登山杖,上山用这东西反而费劲,没几步便取了起来。在树林中穿行了一段,山势渐陡,不知何时起了雾,几米开外便是白茫茫的一片,前方的登山者隐去了,世界只剩下眼前的几步路。小c惊呼:“和《大菩萨岭》电影一模一样!”小c说的是1966年著名的黑白片,由冈本喜八导演,仲代达矢主演。

我埋头看路,小心翼翼,泥土逐渐变成石头,落差也越来越大。比起爬台阶,这种地势反而轻松。登山鞋果然还是必要的,不然脚踝容易受伤。我们做的准备不光是鞋:人乡随俗地买了一日登山保险,并从网上提交了登山计划。

山上气候突变,别说是大菩萨岭,就连离东京不远的高尾山,标高仅599米,每年也有迷路和受伤的人。实际来了一看,不像高尾山有许多老年人拄杖行走,选择爬大菩萨岭的多是拖家带口的中青年,他们带着的孩子,从四五岁到十来岁,正是不知疲倦的年纪,吵吵嚷嚷往上走,一会儿吃个零食,一会儿观察路边的虫,倒显得大人们有些笨拙。

我之在大巴上有些纳闷,爬这山也不用过夜,为什么其他人的背包那么大。到了山顶的平地,答案揭晓。原来他们都带了户外炊具!一个个烧水吃起了泡面,这时看香极了。恰好这时雾散了一半,底下的湖遥遥呈现,不远处的山半隐于云雾,山形似勺,就像舀了一勺云在半空。



铁凝看过您给她画的这幅素描吗?我问。

当时画完应该给她看过了,具体细节记不得了,铁凝也可能早忘了我画过她了吧!王老师笑着说,铁凝主席是我们河北文坛的骄傲,这幅画我要好好收藏着;铁凝那篇《小小的晚霞》写得大有深意,让我不由想起过去的岁月,一晃半个多世纪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总是留在记忆里,让人难忘啊!

端详着这幅1964年的铅笔素描,我不由陷于沉思:音乐能抒发人的情绪,它随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变化着;绘画定格情景瞬间,它会随着岁月的留痕越来越珍贵;而连贯起音乐与绘画的是文字,就像《小小的晚霞》这样一篇短短的随笔,它囊括了历史变迁与民族自尊,给人以深长的忧思同感怀,同时又它旁逸斜出,意外分彙重现出埋藏在时间深处的童年画面,所以,这片“小小的晚霞”才显得特别美好,特别动人。

木槿花与无名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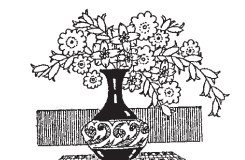
神。便窃想,木槿可以学牡丹开,牡丹却学不来木槿顽强的生命力。真乃“姚黄魏紫”虽名贵,不如木槿接地气。走进这家小院,说明来意,主人会揽客,说:我们家不仅木槿花颜值高,菜肴也是有口碑的,你们算是来对了。摆张餐桌在院子里,品农家菜赏木槿花,秀色也是一道饕,想想还挺划算的。

午后,秋高气爽,阳光和煦,走在郊外的公路上消食,道路两旁的菜畦和林子竟有着滤镜般的美感。忽然,刮来一阵风,路旁的几株白色小草花开始颤动,那种直愣愣的劲头吸

引了我的目光。再往前走,这样的小草花竟成片成片地展现,此时一阵更强的风袭来,小草花颤动得愈加剧烈,但是,它们只是颤动,不舞动,不随风摇曳,宁折不弯,保持原来的姿态。那样成片的集体的颤动,颇有气势,仿佛在向大风示威:来吧,谁怕谁,我们是刮不倒的!那种不逢迎不谄媚的“愣劲”,显得特别有风骨。

俯下身子,我观察这种小草花,乳白色的花,每一朵有六枚花瓣,花蕊如绒毛鸭子般的鹅黄,小小的花瓣,线条硬朗,有凌厉质感。可见,它虽小,但并不柔弱。这是什么草?朋友说这叫麦冬草。为求证,我拍

下照片,特请教“度娘”,对比图片发现长得并不像麦冬草。又搜索“小草花”,一下子跳出来许多图片,果然是其中之一,“小草花”就是“无名氏”,无名的小草花居然那么倔强,明明是野花闲草,还长得如小家碧玉般的清丽,它给我留下印象深刻。



血橙崩裂的汁水和想象中激越的香气恰好渲染少年心气。

责编:徐婉青

夜光杯